

用文明之举表达对逝者的尊重

本报编辑部

“清明时节雨纷纷”。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我们总是在细雨中走过。

今年的清明节又是被确定为全国法定假日的第一年。在纷纷细雨里,我们感念先人,追思亲情。在纷纷细雨里,我们用庄重的礼俗活动,表达对已逝亲人的尊重。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经历史的演绎,已成为特定的文化风俗,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感念生命过程的一个载体,我们思念亲人,追忆过往,自身生命也得到升华。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我们在清风里,寄托对亲人的哀思。我们在草木生长的绿意中,体会人世间温暖与爱心。我们的美好愿望,天知、地知、亲人故友知。

在清明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里,我们对亲人的怀念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祭祖扫墓、慎终追远、敦亲睦族,传统的方式依然是很多人的选择。近年来,用文明的新方式祭祀亲人,亦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

进行树葬,将亲人的骨灰葬于树下,用绿色的方式送别逝者,体现的是对生命过程新的认知。生命如树,都要在自然中存活、生长,生命最后归于泥土,长眠绿荫之下。这样的长眠,在活着的亲人的意识里等于新生。而海葬,是把生命归于大海的广阔、洁净之中,既让灵魂得到安歇,又让不息的新生命随浪扬波。这些方式所寄托的生与死的寓意,与传统的祭祀文明相和谐,还深刻演绎了新的祭祀文明。这是“没有比由生带来的死更加绚丽,没有比死里孕育的生更加高贵”。

告慰先人,和亲人进行对话,把他们放置于我们心灵的深处,是我们过好清明节的本义。在清明节,除对亲人绵绵的思念,我们还应进行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那些为人民立过功、做过好事的先贤。在网上选择献花、上香、祭酒等祭拜方式,无疑能很好地表达对先烈的绵绵哀思。

用文明的方式祭祀亲人,把他们留存在记忆里,我们就在一种肃穆里唤回生命的尊严,在尊严中找到生命的崇高,并献上对生命的深深礼赞。



朵朵白花款款情。本报记者 李焱 摄



清明节临近,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中小学生和驻郑军事院校的学员来到我市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清明雨 绿色风 文明行

策划 李洪太 统筹 刘春立

QING MING

5

让牺牲的战友含笑而眠

本报记者 汪辉文 丁友明 图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将战友的遗骨迁回,让烈士的英魂回到故乡。”3月27日下午,在本报会议室,周海峰老人摩挲着胸前的军功章遗憾地说:“可有的战友身体被炸飞了,没有留下一点遗骨!”

50多年前的战争早已烟消云散,但解放郑州老战士联谊会秘书长、76岁的周海峰老人回忆起逝去的战友,依然记忆犹新。

1948年秋天,面对风起云涌的解放形势,未满16岁、正在学医的周海峰,毅然弃医投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部队去当军医。先后参加了解放郑州战争、淮海战役等。1950年底,他赴鸭绿江,参加著名的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

“我没有父亲,是叔父养大了我,如果我不能活着回去,你一定要给我叔父去封信。”提起逝去的战友,邓飞是周海峰记忆最深刻的一个,而这句战友的嘱托也一直萦绕在他的耳边。

那时,来自湖南澧陵的邓飞刚满16岁,是周海峰的卫生员。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中,他与周海峰一起并肩战斗。那天下午四点钟,枪声不绝的阵地上“砰”一声响,一颗炮弹落下来,几名战士当场牺牲,几个负伤,周海峰和邓飞立即奔过去抢救。“轰!”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一块弹片飞进邓飞的大腿,血霎时染红了地面。周海峰冲过去抱起战友,发现邓飞的大腿股动脉被打断。他赶紧吩咐其他卫生员,赶紧包扎。“我估计活不了啦……”邓飞清楚自己的伤情,费力地对周海峰说:“不要紧,送到师部医院就可以缝合了。”可没走300米,又一枚流弹飞来,击中担架,邓飞的身体也被炸得四分五裂。

“遗憾的是,当时忙于抢救,没问清楚邓飞家乡的具体位置。”周海峰老人内疚地说:“幸亏邓飞的叔叔后来辗转找到部队,我们才联系上,我心里才好受点。”

“我们希望能能在郑州竖个纪念碑,每逢清明时节,能在牺牲的战友碑前说说话,让他们在九泉之下含笑而眠。”周海峰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解放郑州的老战士一直藏着这个愿望,“虽然我们越来越老了,但我们还是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为下一代做力所能及的事。”

那些不曾留下姓名的战友们

本报记者 覃岩峰文 丁友明 图



“战争年代,战士之间很少有特别熟悉的,一些在解放郑州战役中牺牲的战士不少连名字都不知道!”77岁的杨炳星60年前参加了解放郑州的战役,说起当时牺牲的战友们,老人至今还是一脸愧疚。他觉得对于牺牲的战友,他做得实在太少。

当年在9纵队机炮连担任通讯员的杨炳星,主要任务就是在战斗中传达连队的作战指令,穿梭于战场间的他对于当时战争的残酷仍然记忆犹新。“很多战士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就开始拼刺刀。”杨炳星说,当时部队中有很多战士的年纪只有10多岁,但他们都没有畏惧,对于疯狂逃窜的敌人,一个个都迎着刺刀展开了肉搏战。

现在静静安息在郑州烈士陵园里的93位烈士中,杨炳星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担任某排排长的侯玉全。“当时机炮连潜伏在一处小土坡上,冲锋的战士与敌人就在土坡下

不到100米的地方进行肉搏。”老人说,当时侯玉全把自己的冲锋枪和手枪的子弹都打光了,随手又拣起了身边牺牲战士的冲锋枪,在所有子弹都打完后,开始与敌人进行肉搏。

“侯玉全面对三个敌人,没有丝毫退却,接连用刺刀刺倒两个后,被最后一个敌人偷袭,从他左侧刺中肚子,肠子哗哗地全流了出来。他一手捂着肠子,用另外一只手结果了敌人。”杨炳星说,当时有战士过来准备将侯玉全抬离战场,但侯玉全却挥挥手说:“我不要紧,赶紧冲锋!”这八个字直到现在仍然让杨炳星感到震撼,同时又非常遗憾。他说,如果当时把侯玉全送往后方营地,他完全有可能生还。

1982年,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荣阳的杨炳星就把给下一代宣讲解放郑州那段历史作为神圣的使命。每年老人都会应邀到中小学进行革命主义教育。2002年,杨炳星和参加过当年解放郑州战役的30多位战友重新聚在了一起,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同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看着刻在墓碑上的93位烈士名单,老人们都噙满了眼泪。

“今年是解放郑州60周年,我们准备出版一本画册,还要搜集一些当年参加解放郑州时用过的军用品,并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送到博物馆。”杨炳星告诉记者,这些参加过解放郑州的老战友们一直在筹备着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以便让更多的人记住这段历史。

苦心寻找烈士的妹妹

本报记者 武建玲文 丁友明 图

“解放郑州战役牺牲的战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刘焱华烈士。”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回忆起参加解放郑州战役的经历和并肩战斗的战友,王久老人的心情依旧非常激动。

王久1930年出生在河南嵩县。1947年,中原野战军来到嵩县县城。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刘焱华当时是九纵二十五旅七十四团一营三连司号员。在刘焱华的动员下,王久参了军。刘焱华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老家在黄河北岸。七八岁时,日本鬼子打死了他的母亲和父亲,他和5岁的妹妹被好心人藏起来才逃过一劫,后被带到林县。他就在那里参加了解放军。王久当的是通讯员,和刘焱华一个连,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在王久老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当属1948年10月的解放郑州战役了。当时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率领一纵、三纵、四纵、九纵打郑州。10月22日早上敌人弃城北逃。邓小平命令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派得力部队在黄河大桥和郑州之间选择有利地形阻击由黄河铁桥南犯的敌军和由郑州北逃的敌人。王久所在的九纵二十五旅七十四团负责在双桥村阻击敌人。23日一大早,雾气很大,连长派王久和刘焱华执行联络任务。完成任务后,刘焱华指着黄河北岸对王久说:“你看,黄河北边能看到房子的地方就是我老家,等全国解放后我带你去看看,也找找妹妹。”

在返回的路上,刘焱华踩上了敌人埋下的地雷。“爆炸掀起的尘土把我埋在了土下,等我钻出来,发现自己一身是血,刘焱华已经被炸得骨肉横飞,我看到三四米远的地方有他的一条断腿……”

解放郑州战役结束后,那条断腿被埋在了刘焱华烈士牺牲的地方,战友们还在墓前插了个木板作为墓碑。按规定,刘焱华烈士的墓1953年应被移到烈士陵园,但1978年,王久转业到郑州,却没在烈士陵园找到战友刘焱华的名字。

1994年,王久在《解放郑州——纪念郑州解放45周年》一书记载的烈士中也没找到刘焱华的名字。为了刘焱华的“烈士”称号,王久和几个当年的老战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为刘焱华申请追认烈士。他们写了说明材料,联合签名,并找到当年所在部队的首长,但由于缺乏“原始材料”,追认刘焱华为“烈士”的事一直未有进展。不过王久老人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年6月,省政府批复刘焱华为烈士。拿到有关文件时,王久老人喜极而泣。

王久老人告诉记者:“为了寻找刘焱华烈士的妹妹,我去了林县三次,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希望通过媒体能找到她,了却我的心愿。”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刘锋 电话 67655287 E-mail:zzrbdsxw@163.com